

榆次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上

晉

龍見武庫井中奏疏

孫楚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潛重泉或仰攀雲漢而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舉賢才起淹滯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可以撥煩理難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兼并混一之威五霸之事韓曰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敘蘭亭詩後

孫綽邑人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澄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初楔於南澗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蔭長松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

焉復覺鵬鷄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係之徃復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即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

東魏

龍驤將軍杜何拔墓誌銘

君諱何拔安定杜氏人也昔軒邱有命得姓承家自北徂南世隆鼎業祖邱捷領民大酋長父侯陸肱儀同三司君出於良冶生自將門懷剛室慾秉義經武畫成行陣談究山川畢飲羽之工盡曲成之術水運將盡時屬經綸永熙二年以軍功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平鄉子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一一

七兵尚書建旗挺劍將繼水中之名開筵命友實逢林下之適武定三年除都督軍官如故方將北隨驃騎南逐伏波東接度遼西依博望布霖雨而沾八極運江漢以清四表天不我與遽從朝露以武定四年九月十一日春秋五十有三卒於并地大統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葬於鹿蹄山西北八里乃爲銘曰軒轅之裔其風未泯在山而馥因地作新聿來胥宇世挺羣倫如材入晉似玉歸秦學潤性靈才通眾藝惆悵風雲咨嗟人世璞玉虛剖精金空礪人爵未遷朝光已逝烟愁荒壟草蔓重巒山猿曉思松風夜清浮雲相逐宿鳥時驚嗟乎此地

駟馬徒鳴

此碑無作者名然觀其文體疑北齊温子昇之辭

唐

太學博士許日琮可榆次令勅

勅許日琮講禮四門起家七業前試赤尉轉擢青郊醇酒之美人所共聞載星惟勤早著佳效朕以北都畿縣之重非循良難任厥官蟠根而利劍是剴論材則縉錦須用况茲三農方急撫字宜先政毋緩於麥鳩化將觀乎桑雉可榆次令加賜章服太學博士如故

御史中丞贈太保李良臣碑

李宗閔

庚子歲嗣天子即位謂百執事曰先皇帝平定海內中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三

興我唐惟二三臣工孰爲大僉曰邠帥司空光顏其尤者始戰於夏又戰於蜀又戰於蔡終攻於齊皆著嘉庸實爲上將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庭命爲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天子召公以許昌精丘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於許昌又數月汴宋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岑以請天子聞之怒又召公以全軍征之公旣拜勅自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遂傅於城下賊眾惶駭斬岑首以獻汴宋平朝廷冊功拜公司馬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軍之吏皆入賀

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王父始自北土歸於天朝世總部兵爲國保障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將儲休委祉集光顏弟兄今先人盛德未彰而光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先公之美於後世於古爲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交之乃久而益傳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惶恐辭不敢當伏念百吏於宰相皆僚屬也又何敢讓退視公行狀而著其語曰太保諱良臣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於弱

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之其後子孫世世爲大人號阿鐵部遂以爲氏至太保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畧諸部君長爭歸之常思因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太宗召見與語奇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雞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當西戎北虜之間甚有威聲卒皇考諱迺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勇敢爲部下推服旣襲位每謂其

將校曰自吾祖歸國蒙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山用幽燕勁卒反濟河陷洛而崤函不守元宗幸巴蜀肅宗幸靈武公聞之慟哭請於眾曰吾生平志業嘗已布於諸君今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眾皆感激許諾乃馳詣行在肅宗嘉之委以腹心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肋兵馬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亦以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薨於河中所享年三十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葬於太原府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五

城東南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所重以其貴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毗爲朔方都將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薨贈左僕射少即司徒也元和中憲宗章武皇帝以僕射司徒功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宗正追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

安定郡王李光進神道碑

令狐楚

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度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於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皇帝遣中貴人賚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有八日奄棄厥命享年五十七矣制詔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贈賻然

後以左揆之密印畫綬告於第焉其年嗣子季元河東衙門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遂元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宣義郎行太原府太原縣尉次曰宗元次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於太原府東孝敬原禮也公之先代有才傑繼爲酋帥常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勤宜錫祚允降生俊賢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猿背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壻公之伯姊器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畧由是發跡雲中策名太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六

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於蒲次以愿恭事邠甯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步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目冰泮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司空嚴公綬擇麾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空苑公希朝求軍中之舊遷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於公見之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馬使代北軍使超遷工部尚書朝家思所以優寵尊異於公者無所愛焉公弟光顏旣平淮夷秉圭來朝疏公官伐德善涕泣見請以表邱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夷則條二府政事上

於考功故得鋪陳馨香追琢琬琰云及異日而公疾浹旬而公病不月而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勞回刺心輟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耀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閉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垂涕乎蔡邕傳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歸銘曰天有雷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用以征伐明明我后耀武敷文矯矯我王砥節邀勲昔在偏裨其道則宜洎司綱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啓行藩籬單于襦袴朔方心與世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七

中廩實旣宣大忠宜奏膚功西戡畎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萬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柏多悲風

太尉李光顏神道碑

李程

經始大廈者實先榱棟利涉巨川者必具舟楫在憲宗時淮夷阻命歷選將帥大興師戎始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公首應注意之選終成弭寇之效策勲行賞公實居多故幅員千里盡成內地男女萬戶不爲匪人任土之貢歲入王府誰其致之知所自矣公諱光顏字光遠生於將門早奉成訓忠孝兩大文武全才負劍旣成耽書

不倦爰自裨將則有盛名早與其兄靈武節度使光進同在戎府司徒馬公鎮理河東置之戲下嘗所器異默而志之因間謂公曰爾有氣量終當光大但吾不得見其時耳授以所執劍杖亦呂虔佩刀之義也其後手挈偏師以合羣帥討楊惠琳於夏臺破劉闢於西蜀由是雄名赫赫冠耀諸軍矣其在許昌也則慎固封畧繕完兵甲居安而不敢忘戰臨敵而未嘗墮農是以農戰交務耦具無闕有若曹公師次學校是修祭遵軍中俎豆不廢得非刃有餘地才可兼人者乎鄆人不龔命公討叛遂有義成之拜公以所統者許師所處者東郡疏陳

利害遂復其舊焉連下諸城而齊寇殲殄旋師未幾移鎮邠土塞邊隙而遏戎隧也會穆宗踐祚寵綏勳賢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遷岐下寄重股肱幽鎮挺灾輔車爲用詢於羣議非公莫能促召不俟駕而至再總忠武之師兼貝博行營節度使浚郊逐帥李芥怙惡上用震怒俾公問罪朝受命而暮即戎叛者恐懼悉銳而來未及成列公用奇擊敗如火燎原誅殺首惡遂納其師進檢校司徒兼侍中策元勳而勸列鎮也其後秉圭入覲請代歸朝上以許人伫望勉諭再三俾公旋止眾庶相賀復歷半紀績用大就司徒爲真依前同平章



事上以太原公之故里畫錦而往拜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太原尹公發跡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如渴者得飲寒者挾纊吏不按而奸自息軍不刑而令無犯無小無大各得所安則公之才之量曷可涯也於戲邦國將瘁陰陽遘災享年六十有五寶曆二年九月三日薨於位并人罷市天子撤懸廢朝三日悼宗臣也册贈太尉葬於太原縣東孝敬原夫人龍西縣太君阿史那氏祔焉禮也嗣子昌元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扶元守左龍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次繼元前行太常寺主簿次誠元守朔州司馬兼監察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九

御史次建元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次興元前守衢王友兼監察御史次榮元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次奉元清源縣丞次播元前河東節度使兼監察御史次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守右驍衛將軍程忝公深知備熟休烈豐碑見託安敢辭讓其辭曰四時運行歲功聿成羣雄經營王度乃貞於赫太尉五世間生周之方召漢之韓彭智叶著蔡心爲權衡撓之不濁澄之益清孝乎其親友於其兄六踐台席八擁戎旌隱若敵國屹如長城蒼生瞻戴天子倚愛發跡并部知名當代危自我安否自我泰羣山蒼蒼汾水湯湯兵符相印佩握還鄉

內持吏化外靖戎疆俗既富庶人方樂康神理冥冥天道茫茫不臻期頤孰謂延長泉扃一掩千載傳芳

檢討朱彝尊跋云去榆次縣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撲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於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於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於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鷄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

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於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於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不誣矣

石言解

李顏

石何爲而言也言何爲而記也紀異乎非紀異也天地之理微萬物之變隱石本不言其有時而言者物之變變則不言者固有時或言矣且夫龍固不見也神固不降也星固不隕也然有時以見有時以降有時以隕如雨彼固自見自降自隕如雨於人無與焉春秋紀石言猶夫其紀龍見神降星隕之例爾彼聖人者知其非異

恐後之人以爲異故因而書之若曰是固不言然或有時而言不足爲怪因石之言而怪且異焉是人聽於石而昧天地之微理以自惑也春秋書無冰不雨無麥無禾則真異也其切於人事有所感召斯不可不謹其變若夫石言自言之亦何與乎人且人無不言者或生而暗則不言彼暗者之不言人未必以爲異石之或言猶人之有暗何獨異哉故晉太師之答其君特假說以爲諷諫之道耳劉向管輅奈何強其所不達爭曉曉然失聖人意矣

宋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一

送魏榆衛生歸序

尹源

聖人之教詩書仁義以興至治化樸野而爲文雅變武戾而歸順正故功莫大焉自唐未大亂五代相承北漢劉氏盜據河東丘革日用其爲士者不復知有經術之教而章甫縫掖往往去爲曼胡短後挾弓劍以隨軍旅之習是蘭芷變乎蒿蓬鸞鳳化乎鷹鷂也大宋受命削平僭亂興文偃武教重六藝導天下而優柔之尊尚儒術期我俊彥並修仁而服義博誦而多通太學旣開來者雲集由是魏榆生不遠千里學於京師始聽博士講若未能入旣而漸以解久而融且貫至數年而學以大

成一旦告歸生之友朋皆酌酒以送夫生之來也欣欣  
以有慕其歸也油油而甚得生去以其所學者始教乎  
其家庭及於其鄉以迨夫魏榆之人使魏榆之人咸喻  
乎詩書仁義而其俗可愈變也河東自春秋至唐盛時  
多英人賢士繼其聲以起者吾於生有厚期焉故爲序  
以送

思鳳亭詩序

文彥博

楊盈川所居廨舍好治亭榭其榜額皆制美名大爲遠  
近所笑夫考室命名者衆矣或即其地號而著或因其  
事實而稱揭而書之斯用無愧苟異於是則徒豐其額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一

美其名必爲有識者之撫掌天聖庚午歲九月七日彥  
博受命署榆次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齒  
受地而附籍者五萬二千戶僑居而末業者不勝算河  
東之邑斯最爲大噴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者蒞之猶  
憚弗及顧予菲劣豈敢逸豫蓋夙夜而在公迄三時矣  
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豐而邑中之園亭得以  
觀覽縣令表位之南舊有小園頽廢已甚乃縈垣薙草  
惟塗墍茨無變本而增華但踵故而加飾亦旣成室必  
也命名可書者有三而思鳳是其一也詢於父老之口  
質以往圖之載皆曰荀藐嘗宰是邑治有善迹鳳集其

境後人思之乃用名鄉今縣南有荀政鄉焉愚謂賢宰之迹未可遽泯因扁是亭曰思鳳所謂即地號而著因事實而稱者斯得之矣他時居是亭者誠能修荀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則後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荀公者矣  
明道二年五月四日

尚書左丞高若訥碑

文彥博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甯民公卿以經術決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爲賢主爲治世炳焉幾於三代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躋於富壽而賦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三

命不融齋志莫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亦相望從仕屢遷今爲太原榆次人曾祖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命也公早有奇節挺然不羣祁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尚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

除右司諫直史館賜服五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犍爲土豪緣戚里爲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俞之美上以爲識治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詔復畱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

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遷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雨暘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荒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蒿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

必傳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爲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不行后妃之族當避權保恩請不預執政悉納詔爲永法在樞府時屬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南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起亂階威靈不震將爲夷狄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歲久武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帥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

則計曰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狃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蠢爾雖眾胡能爲哉二寇旣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召募并汰衰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爲太平長久之策性沖澹不喜夸權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羣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蓋將用其所長以須爰立乎公旣釋重務得遂所願自退朝即杜門燕居觀書爲樂搢紳高其進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遘疾薨於宣揚里

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輦臨奠既傷名臣之不愍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之賻絹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太常諡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巳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况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其妙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脉曰吾殆不起諸子並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爲已又戒其子母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東首神爽不亂恬

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既葬上追思之深親灑宸翰以表其隧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再取士得人近時爲最又爲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間被詔定黍尺以協樂律之正制兵紀以嚴軍師之典裁捐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爲友居政府爲僚故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爲得失所學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該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指諸掌



聽者釋然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郡夫人夙有賢範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正月五日祔公之兆嗣子彥輔內殿崇班次保衡安石吉甫光祿寺丞元規大理評事皆修謹篤學能世其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禮部郎中秘閣校理林憶次適太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誥

王仲芳墓誌

冀 膺邑人

王氏居太原自唐至五代世爲著姓惟府君高尚不仕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遷其人於京輔府君暨余大父偕占籍曹南後詔還新榆次以保之府君遂居焉淳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七

化四年年六十疾終於家子孫耳目按其事故得以書府君諱仲芳太原人生於東城長而有識曉時務始學書數於鄉先生胡公數年究極其藝公益器重以其子妻之生二男長曰仁丕次曰仁乂雖孝悌克家而不使致富眾疑之復勸以藝進府君語曰邦危眾離王師洊至遁將不暇忍自係耶故城降之日名者疆利者鑱惟府君脫然無累君子謂之知幾暨行至遷所命給田以口分法府君率其子事耕稼勤以治生中間或誘私以還鄉者人多可其說獨府君止之謂今天下大同此亦王土懷土去鄉宜安之未幾果有聽還之詔其識時有

如此者居榆次歲饑民有爲盜者府君知之因盡出所畜財以貸由是盜反衛其家明年償者如市較其利數倍家遂肥鄉人於今稱之君常話五代事自明宗而下厯厯不忘皆知所以盛衰之本以戒其家人既卒子孫欲葬之先塋兵火煙毀尋之不知其所葬是以緩仁丕仁又暨夫人胡氏繼亡孫五人長曰緯舉進士不第次惟簡會西鄙用兵請出家財助邊朝廷奇之授試將作監主簿惟德太常寺奉禮郎惟幾試將作監主簿惟岳治產業緯未幾卒曾孫八人元孫一人咸奉府君之靈以皇祐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葬於三徙鄉郭社里之西

榆次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十八

原舉胡氏喪祔從吉卜也二子之穴又次焉銘曰嗚呼府君代爲晉人遁世不仕知幾若神甯家教子摠藝存身財富以義盜懷其仁安危時態生死天真慶餘於後子孫振振

論种師中奏

劉 韜

近制置种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馬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一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畧不顧恤近年以高永年陷歿

今又种師中死軍夫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即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卻即日遣發軍馬傳呼應援時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即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將受軍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纔卻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九

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种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即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難該恩赦不與敘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中以爲忠義死事之勸

元

縣尹張儉遺愛碑

潘昂霄

善乎榆次張君之爲邑可謂有方也哉一之日教民以孝悌二之日示民以警畏三之日化民以成俗警畏則

民不犯孝悌則民興行其邑治矣下車之始決淹獄更化絃敷禮讓之教俾起善心旣而削鷲橫以懲稔惡絕苞苴以遠私關而又設五十家爲社選高年以獎勸課舉行修以專訓導裹糧去鄉諭民如慈母之誨愛子於是一邑化之聽訟之際有相讓息爭者焉昔之流亡扶攜復業者如市異境之眈遠聞善政率訴上官移委殆無虛日延祐癸卯聖天子遣使宣撫四方邑人遮擁使車預申借寇終不能畱邑人邵文學魏熙等相與購石表盛烈詣京丐文於余余嘗從太史氏後故樂爲之書君名儉字肅卿大同人嘗主秀容簿有聲其辭曰我簡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二十

民肅我苛民殘有繁其徒孰能其官眎民異已民財必殫眎民如身邑無餒寒夫公也者慈明惠寬勗下有教導俗有端彼戇而惛吾其訂頑彼瘼而傷吾其剔姦吏畏而栗民舒以閑三農告稔郊無廢田春風閭里載笑且歡獄訟以息流亡以還民之戴之百里其天遺愛去思匪期而然

源池廟學記

呂思誠

昔在有虞氏命夔典樂以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建中和之德而化夫氣質之偏者如此推其極至於神人以和命契爲司徒敷五教

遜百姓五教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氣質之性本於天流通而蕩滌之消融而化道之以復其本然之性人而天也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夫夫婦婦天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也優而柔之輔而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俾去其物誘之蔽而還夫天理之真天而人也彼爲胄子而設此爲百姓而立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嗚呼微言旣絕異端橫出雅頌聲寢斯道也泯然乎其無聞也昔也以大司成之教教胄子以大司徒之教教百姓今也以教百姓之教教胄子

榆次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二十一

而猶有升其堂讀其書而不知其教者誠百姓之不若也惟我國家起自朔方即行釋奠禮於日月山又遣貴游之子弟即燕京讀書世祖皇帝旣立國子監學自行省暨路府州縣乃至坊社於農隙之時莫不有學於戲盛哉源池在榆次縣爲大社榆次爲冀甯之劇邑風土厚深民物茂雅社大姓趙彬富而好禮於皇慶元年七月庚子日立學於其里以教里中子弟四方聞而至者時亦有焉又立夫子殿於中塑聖像暨四配繪十哲於兩傍續建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有門有庫有牆前後左右有書以讀有田以養儼然門塾遂序之制孔子曰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以上昭我國家之  
盛下明夫里社之微所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者  
此乎異時造就追琢郁然有成以爲國家之用則彬也  
豈但鄉之善士哉思誠三十年前曾拜廟下因王教授  
仲遠來求記不敢辭拜手謹記